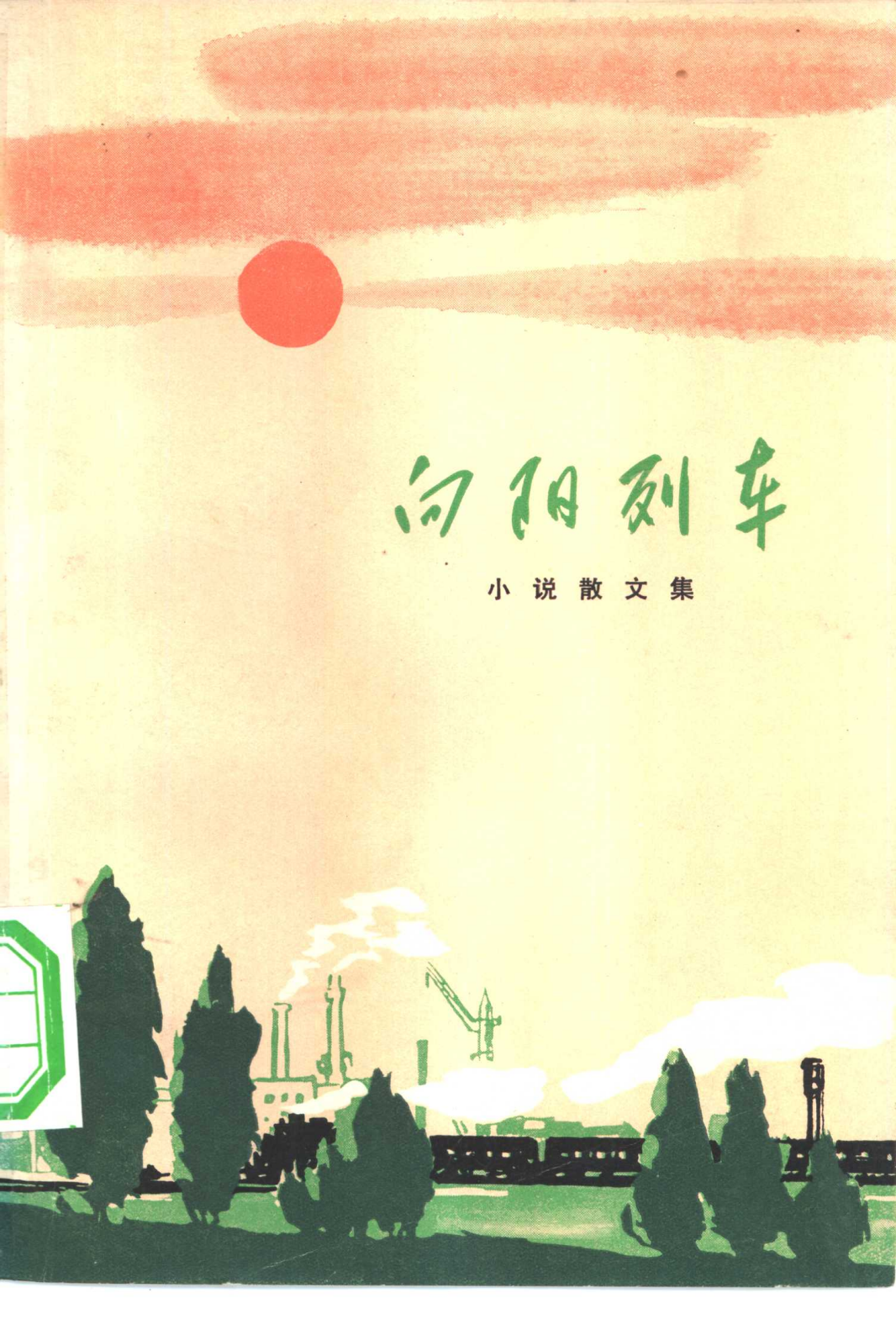




向阳列车

小说散文集

向 阳 列 車

(小 说、散 文 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向 阳 列 车

(小说、散文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字数 151,000

1971年9月第1版 1973年1月第5次印刷

印数 320,001—520,000

书号: 10·2·120 定价: 0.37 元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前 言

东风吹，战鼓擂，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风展红旗如画”。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以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武器，拿起笔杆子，积极投入文艺阵地，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而勇敢战斗。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上海文汇报《风雷激》和解放日报《看今朝》副刊，自一九七〇年七月以来，陆续发表了一百余篇小说、散文、故事之类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短小精悍，以饱满的无产阶级感情，质朴的语言，通过各个不同的生活侧面，热情地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焕发出来的新气象、新风尚、新面貌，塑造了各条战线上工农兵英雄形象，受到了工农兵读者的欢迎。广大读者纷纷要求汇编成书。为了满足这一要求，我们编选了这本集子。由于有些作品已经兄弟省市出版部门选用，为了避免多次的重复，我们仅选用了其中三十五篇。部分作品，编选过程中已作了修改和加工。

毛主席教导：“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我们热忱地希望

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文艺理论，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的好作品，为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努力奋斗！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本书可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缺点，希望广大工农兵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编辑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1971.9.

目 次

育秧人·····	章伟文 (1)
向阳列车·····	南湛文 (11)
红心绘新图·····	江华南 (21)
窗·····	叶文艺 (29)
朝霞万朵·····	朱敏慎 (35)
“高粱科大学”·····	高歌红 (42)
讲台·····	徐 红 (48)
小高学农·····	张道余 (53)
两个老师·····	姚克明 (58)
新支书上任·····	邵敬敏 (66)
三进校门·····	卢朝晖 (71)
家属主任·····	尹一兵 (80)
敲警钟·····	北艺文 (88)
新的一课·····	俞天白 (93)
配角·····	红 石 (100)
一幅宣传画·····	江 莹 (106)
进军号·····	任斌武 (113)

钢铁战士·····	谈实文 (123)
一马当先 万马奔腾·····	上海第一毛条厂工人创作组 (128)
买船·····	杨 明 (136)
打钟人·····	鹏 春 (140)
阿红·····	林茂春 (146)
田头哲学课·····	徐大林 (153)
战备水泵·····	周林兴 (157)
田头哲学家·····	洪 雷 (162)
保持“车距”·····	张圣禄 (166)
我们热爱毛主席·····	龚志雄 王明富 (172)
怀念·····	施新兵 (176)
引航灯·····	上海航道局工人写作组 (183)
夜宿土豆村·····	戴慕仁 (189)
水下蛟龙·····	洪海松 (197)
清泉滴滴育青松·····	崔合美 (202)
野营歌·····	杨映生 (207)
金沙岛上的葵花·····	虹勇兵 (213)
橹·····	林茂春 (218)

育秧人

章 伟 文

春耕一开始，生产队长要我跟根发大伯学育秧，我心里自然高兴。

根发大伯六十多岁，共产党员，是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提起他，真是门里放鞭炮，门外有名声，这方圆几十里地，连娃娃都晓得。

队长把我带到根发大伯家里，说明了来意，根发大伯便爽朗地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贫下中农的信任，也是我们贫下中农应尽的责任，我就收下你这个徒弟吧！”

生产队长满意地笑笑，说：“大伯说得对，教育下一代，是我们贫下中农的责任。再说大伯今年有了个帮手，秧准育得特别好。”

根发大妈闻声从里屋出来，拍拍围腰上的柴屑，说：“老头子呀，如今你带了个读书人啦，还是红卫兵小将，得使劲些，千万要带好啊！”

根发大伯说：“这个你放心，只要与我们一个心眼，我们打心底里欢迎。”接着，他转过身来对我说：“孩子，好好干，农

村大有奔头呢！”

“我一定虚心学习，立志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点了点头说。

根发大伯点起一筒烟，美美地吸了两口，又语重心长地说：“从前刘少奇宣扬什么‘读书做官’，想把你们培养成骑在我们工农头上的‘老爷’，做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现在，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心要把你们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做我们贫下中农的好后代。你可要听毛主席的话啊！”

根发大妈笑着说：“嗨！徒弟刚收，你就给人家上课啦！”

生产队长对根发大伯说：“对！以后就该给学农多上这样的课。”

根发大伯告诉我：要育好秧，首先要政治挂帅，要把心安在农村，与贫下中农一个心眼，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听了根发大伯的话，我浑身是劲，暗暗下决心，要把根发大伯的本领都学过来，育好秧苗。

一天，我们在村前的场上选种。我说：“这稻种已选过了，还要再选？”

大伯说：“这是为大队的良种田选种，要精益求精，颗颗都要是好种子。”

根发大妈戴着一副老花眼镜，选得兴致挺高。根发大伯就坐在我的身边，我时时注意着他怎么选法。根发大伯选得真快，两手就象鸡啄米一样，面前选过的谷种，就象雪球似的，越堆越大。我看看自己选的，还不到根发大伯的一半。心想，我一个年轻人，这样笨手笨脚的，象话吗？于是就加快了速度。可是，根发大伯突然抓起一把我选过的种子，仔细地看了

又看，说：“学农，你看，两粒稗子！常言道：好种长好稻，稗子长稗草。孩子，种田不好马虎。你欺庄稼，庄稼也要欺你。”我听了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但心里又感到服服贴贴。

根发大伯是个热心人。就说他教我撒种的事吧。那天一大早，我挑着谷种来到田头，社员们已经在劳动了。我卷起裤管，捧起一畚斗谷种迈到田里。根发大伯在另一畦跟在我后面。我抓起谷种就撒，可总是撒不均匀。听社员们说，撒种是一种精细生活，撒不好既浪费谷种，又影响秧苗质量。虽说前些天我天天用粗砂子当谷种练到半夜，也算有点熟练了。但这会儿正式上阵，还是过不了关，不免犹豫起来。

根发大伯在后面说：“孩子，你还没摸到门道哪，这撒种可也有个窍门啊！”说着拔腿咕噜咕噜走过来，把着我的手教：“对！就这样，手放平些，谷种不要捏得太多，胆大心细，脚步放稳。”

经过根发大伯的再三指点，再撒起来就均匀多了。根发大伯看看我，微笑着鼓励道：“撒吧，毛主席讲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门道就是在实践中摸到的，摸到门道就能更好地实践。大胆练吧，你一定能学会撒种的。”

根发大伯的鼓励，使我心里暖烘烘的，更加增添了我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信心。

二

秧苗一天天往上长，青青葱葱，蓬蓬勃勃。就在这骨节眼上，根发大伯的胃病复发了。根发大妈急得团团转。我也替他担心。他一天到晚往秧田跑。根发大妈抱怨道：“你呀！

也该在家躺两天。”

根发大伯还是没事似的，乐呵呵地说：“这点小病算得了啥？”说着，转过身来对我说：“学农，你大伯这病呀，还是解放前给地主家帮长工时得的。那时有病也没钱治，日子久了就难好。不过，留着也不坏，一生病就使我想起地主的蛇蝎心肠，想起过去的阶级苦。”

根发大妈接着说：“咳！那时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学农，你是甜水里泡大的，没有亲眼看过我们穷人过去怎样受罪。明天大妈给你做几个糠饼，烧两碗苦菜汤，一起吃餐忆苦饭，再给你说说家史。”

我高兴地说：“大妈，这太好了！”

根发大伯说：“这个主意出得不坏！给我也得准备一份呵！”根发大妈笑着说：“你，放心！等你的病好些，保证特地为你再做一份。”

这时，生产队长推开门进来，根发大妈抢上去，象对家里人一样说：“队长，劝劝你大伯在家歇两天。我要他歇会儿，真是筷子穿针眼——难啊！”队长笑咪咪地说：“大妈，我就为这事来的。大队党支部和队委会都研究过了，要大伯到公社医院去住几天。”

根发大伯一听，闷闷不乐地说：“这不成！”

我关切地说：“大伯，管理秧田的担子，我来挑吧，你就放心去养几天，病可拖不得啊！”根发大妈说：“我也会帮忙的呀！”队长好不容易劝了半天，根发大伯才无可奈何地说：“好！去就去吧！”说罢，他起身带我们到田头仔细检查了一遍，又嘱咐了半天，才回来打点了一下，往公社医院去了。临走时，根发大伯什么都没带，就是带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根发大妈告

诉我，这是公社里奖给他的，他不管上哪儿准是随身带着。

三

一天傍晚，我独自到田头查看秧苗。秧苗长得真好，一棵棵嫩生生的，好象滴得出水，捏得出油，绿得逗人喜爱。我看看天，一朵朵通红的晚霞象绚丽的桃花飘在蔚蓝的空中，好看极了。田野上，白蒙蒙的暮霭在慢悠悠地飘荡。这样好的天气，要是把秧田里的水放光，让秧苗接一夜露水，胜过好几担肥料呐！可是根发大伯却托人带口信来说，他在床上观察的结果，今晚要下大雨，要我关心些。我感到有点好笑，根发大伯说话，向来是说一句算一句的，这次大概没算准吧。我不信，把秧田的水口都开掉了。过后，我还跑到邻近的四队去看了看，他们没有开。我想，反正不要多少时间，随手帮他们开一开吧。开好水口，我回到了家里。可是又觉得心里不大踏实：要是真的下起暴雨来怎么办？我斜靠在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月亮挂在树梢，星星象我撒的谷种那么密，一阵阵蛙声从空旷的田野上传来，清晰而响亮。嗨，怎么会下雨？真是瞎操心呐！后来，迷迷糊糊地我睡着了……

正睡得香甜的时候，一声闷雷把我惊醒了。抬头一看，天空象一口倒扣的锅，漆黑漆黑，一道曲曲弯弯的闪电象一条火绳在天空中跳跃。就要下雨了！我心里喊着糟糕，一骨碌翻身起来，随手捏了支手电筒，背了把锄头跑出来。闷重的雷声在我的头上炸响。我责怪自己不该不听根发大伯的话，气喘喘地向秧田跑去。半路上，滂沱大雨哗哗啦啦地泼了下来，立刻把我淋得象个落汤鸡。我想，这么大的雨，秧田缺水，秧苗非淋坏不可。心一急，路就走不稳。我连跌带跑赶到了秧田，

抡起锄头就堵水口，堵了一个又一个。田野上黑沉沉的一片，雨打在秧苗上沙沙作响。一声声都象刀一般割着我的心。

“学农，”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借着电光，发现是生产队长：“队长，是你？”

“嗯。这么大的雨，我出来看看——你把水口开了？”

“我该受批评。队长，那边堵上了吗？”

“还有一个。”

“秧苗会不会淋坏？”

“还不一定。”

我堵好这一边，来到队长身边。他也浑身湿透了。我们站在田埂上，让大雨浇着。一道闪电把田野照亮了，我发现前边不远处有个人影，猛然想起四队秧田的水口叫我开了，心里一阵发急：咳！怎么不早想到？

队长碰碰我的手臂说：“那边有人，走，我们去看看。”说着拔脚就往那边跑。走近一看，却是根发大伯。我正想说话，根发大伯就说：“是你们！快！还有几个水口，一起堵！”

我看着根发大伯被淋湿的样子，心痛地说：“大伯，你怎么从医院里跑出来啦？”

根发大伯一边堵着水口，一边说：“这么大的雨，我能躺得住？下午，我给你带了个信，可你们年轻人爱睡，我还是不放心。”雷声把他的话说没了。雨水顺着他脸上一道道纹沟淌下来，他也顾不得抹一抹。

我同队长帮着堵水口，根发大伯自言自语地说：“嘿！四队的秧田管理员，明天我准给他贴张大字报。大雨天怎么把水口开了？种田人嘛，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懂？开了水口，到这

会儿还不来堵，责任心哪去啦！？”

我象掉在麦芒堆里，浑身不好受。可还是大着胆子说：“大伯，是我给他们开的。”

“啊！你怎么做出这样的傻事来？”根发大伯直了直身子说。

“我——我是想——”

根发大伯打断了我的话：“对！我知道你的心意。可你不晓得天要下大雨。孩子，种田学问可多啦！不能蛮干。要摸透天、地、苗的脾气，要向人民负责，胸中要有‘认真’二字，不能自作聪明啊！”

队长也插进来说：“是你开的，为啥不早点替人家堵上？”

我支支吾吾地说：“我一想到自己队里的秧苗遭淋，心一急就把他们忘啦！”

根发大伯堵好了水口，在田里洗了洗手，一字一句地说：“是嘛！你心里还只有自己一个队。你帮人家开水口，原来也是好心，可你还没把人家全放在心上，所以忘记了堵上。秧苗都是国家的呀，分什么你队我队的！”

我低下了头，脸上感到一阵火辣辣的。

回来的路上，根发大伯把长满厚茧的大手放在我的肩头，温和地说：“学农，我们种田为啥？为的是革命哪！秧育好了，粮食丰收了，国家强了，备战又备荒，还要支援世界闹革命！”这话，一字一句都敲在我的心头。我低着头不吱声，心里着实敬佩老贫农根发大伯。

队长语重心长地说：“学农啊，我看你跟根发大伯学育秧，只注意学他的技术，没有重视先学他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和‘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往后——”

队长的话把我头脑中的迷雾拨开了。我保证道：“往后，我一定要把根发大伯这些优秀品质学过来。”

雨渐渐止了。

根发大伯说：“孩子，这会儿更要操心了。秧苗遭了淋，要是天气变冷，可得多花十分力，多费十分心。不过，也不要紧，明天我就去办出院手续。困难难不倒我们！”

四

一阵暴雨之后，又来了寒潮，气温骤然下降，秧苗一夜之间黄萎了不少。我心疼得差点流出眼泪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准备向根发大伯作检讨。刚到家门口，听到里面有谈话声，原来是队长同根发大伯在谈论我。

根发大伯说：“学农这孩子倒是棵好苗。”

队长说：“加上你这个育秧人，好苗就能结出好果罗！”

根发大妈插嘴：“是嘛！我早就说过了，学农这孩子不错，同我们还能一个心眼。”

队长说：“这孩子能高高兴兴地把心安在农村，有志气，就是站得还欠高，看得还欠远，得靠我们再好好教育他。”

根发大伯说：“对！我们一定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叫这棵城里的苗在农村开花结果。”

队长说：“大伯说得好。我看，育人比育秧更重要，这是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大事。大伯育秧又育人，我们队今年岂不是双丰收了？”

接着，里面一阵笑声。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眶湿润了。我推开门闯了进去，说：“队长，根发大伯，我——我辜负了你们的希望！”

队长摸摸我的头发，说：“不！学农，好好学，好好干，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不断改造世界观，你一定会成为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

我想起黄萎的秧苗，沉痛地说：“队长，秧苗怎么办呢？”

队长反问道：“你看怎么办？”

我说：“我相信根发大伯有办法。”

队长斩钉截铁地说：“你心里也应该有抢救秧苗的把握！”

我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一时却答不出话来。

根发大伯慈祥地笑着，慢条斯理地点起一筒旱烟，说：“孩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我们战天斗地就有了力量。丰收靠人不靠天，不要灰心丧气。困难，怕什么？愚公连山都能移，我们还怕这点困难？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秧苗就听我们的话。”

这时，仿佛一道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我的心头。我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我坚定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队长意味深长地说：“有把握了吗？”

我点点头，笑着说：“我还找到了根发大伯年年育出壮秧的原因。”

队长说：“这样就好。刚才，我和根发大伯已经找老贫农开了个会，研究了抢救秧苗的办法。”他又对根发大伯说：“就按大家决定的干吧！育好壮秧夺丰收！”

经过抢救，不几天，两队的秧苗又茁壮地成长起来，在阳光雨露下，迎风摇摆，显得欣欣向荣，生意盎然。根发大伯面